

晨光里,女友站在“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的桂花树下摘桂花。她的腰部缚了一个围裙,下摆的两只角向上翻卷塞进腰,围裙就成了一个豁口的布腰包。她仰着头,绷直了双臂,将细茸茸、凉润润的桂花蕊儿小心采下,放进腰包。如此周而复始,她全不顾碰翻的露水打湿了脸。看到她上传在小红书里的视频,我很诧异:“桂花一时半会又不会落,你何不等到周末慢慢摘?”女友回了四字:花不等人。

花不等人

阿果

古诗《金缕衣》道: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女友的确是那个无比珍惜“花开堪折直须折”的人。她是一家三甲医院病理科主任,上班时,不是与专家们一起会诊疑难杂症,就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肉眼看不到的细胞信息。工作虐她千百遍,她总能乐观而坚韧地应对各种难题。坚持自己做饭,带健康可口的便当上班。落雨的周日,我还懒散地睡回笼觉,她已在GYM挥汗如雨了。做着引体向上的动作,大方地秀出紧实的沙漏形美背。“背薄一寸,年轻十岁,练完这一组,姐我不是离年轻又近了一寸。”带着一股硬萌劲儿,又不失女性特有的温柔。像一只电量充足的灯,向四周散发着明亮又不失柔和的光。



除每周进两次健身房,女友还经常跑步和打球。她坦言:“我现在是主任医师,医院差不多要用二十年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人。我今年四十五岁了,这个黄金年龄要是不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那是在浪费国家资源。”女友揶揄,医患关系就是患难之交——病患有难时与医生结交。起早摘桂

花,并不是附庸风雅,这和她的一位病人有关。那位山里老人,因胃部疼痛3个月,经胃镜及病理检查诊断为胃癌。女友目睹了老人的妻子等待报告时,一脸憔悴含泪相问。诊断出来后,不料,患者却拒绝手术及放疗。原来老人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又没有子女,害怕养老的积蓄因手术而“人财两空”。女友与主治医生会诊后,觉得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便善解人意地劝慰老人,有一丝希望,还是应该积极就诊,毕竟生命是最珍贵的。女友的眼里总是漫溢出暖暖的柔波,没有因为见惯了无常而麻木不仁。她在朋友圈寻求帮助的同时,还帮老人找民政和慈善总会申请救助。抢在第一时间,安排老人做了肿瘤切除手术。随后几次复查,老人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被病魔夺走的15公斤体重又养了回来。老人如今不但好好的,还能从事轻便的农活。

擅酿米酒的老人,遵医嘱自己已是滴酒不沾。但每年打了糯米,就给视作救命恩人的女友酿一坛桂花酒,表示内心的感激。这份情意得收。这不,女友看到自己院里的桂花开了,知道山里的桂花会晚开一些,就等不及地摘下,她担心老人摘桂花的时候有什么闪失。把摘下的桂花晾干,抽空,她带上一些保健品和松软可口的食物,上山去看老人。她告诉老人,每晚喝一盅她老人家亲自酿的桂花酒,自己能够一觉睡到天亮,然后上班的时候就会精神百倍。受到鼓舞的老人,肯定会自信而坚韧地活下去。我知道,女友说的花不等人,是善举和仁爱不等人。

刚工作时,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师傅审证。他扔给我一叠文件,有粉有白有浅绿,有的厚如牛皮纸,有的纤薄柔韧,印着密密麻麻的黑色英文,是不同银行开具的信用证(L/C)。虽说公司有单证部审单,但作为直接与外商洽谈的业务员,“要对自己的生意负责”,师傅如是说,我牢牢记住了。

国际贸易的买卖双方相隔遥远,无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物的付款、运输、保险等都需事先商定并列于合同中。信用证对卖方来说相对安全,因为买方要在银行存有一定信用(credit),银行方可与其开立,如果货物运输途中买方破产或货到后拒不付款,银行须承担责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信用证很普遍,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为当年繁荣的国际贸易提供了积极保障。当然即便有了L/C,卖方也不能高枕无忧,比如有的买家与银行串通开假证或在信用证上设陷阱让卖方最终收不到钱。所以外贸业务员在工作中除了要密切关注买方客户的真实意图、信誉动向外,还要对信用证仔细审核、查找漏洞,一旦发现问题要向银行提出修改,直至完善方可备货、出货。

当然,除了占主流的L/C外,还有其他结算方式,如通过银行托收(D/P),就是买方无需向银行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和信用,卖方发货后将单据寄给买方指定银行,银行在买方付款后交出全部提货单据,也就是说银行不承担,全凭买卖双方自己沟通,当然托收行一般会在买方付款以后再交单。但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曾栽过大跟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认识一位欧洲客户B,他事业刚起步,正踌躇满志,我提供了对路的商品,他特别勤奮,销量逐步上升,我们还合作开发开拓了不少新产品和市场。本世纪初我去拜访B时,他在巴黎近郊工业园购置了数千平方米的仓库和写字楼,生意红火,开着意大利轿跑车,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和B一开始全是信用证结算,后来做多了才随大流改成D/P,他付款及时,银行也规矩。直到2008年初,记得是春节假期刚过,正好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让我心烦意乱,忽然有一天货代说,你有批货在目的港很久没人提,快收滞期费了。我蒙了。银行说单据还在对方银行但无人付款,我立刻联系B,他说付款可以,要打五折,而且公司卖给美国人了,他已不是老板,正在尼斯海滩度假呢。从那以后,我修改了公司供货合同,无论多铁的客户都步步跟紧、不再轻易相信。

之所以说起这些,是近来又遇风波。一个做了十多年的客户M要求T/T情况下改用买方货代。T/T即电汇,比D/P更依赖于买方的信用和自觉性,但在日趋激烈的商战中,它逐渐成为当今常见的结算方式。不过,对T/T结算的客户我一直坚持使用我方货代,对买方稍有约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但M说其他中国供应商都能接受买方货代,为什么你不行?不行的话我们就找其他供应商了。又一次别离,无奈而伤感。竞争乃贸易常事,只希望同行、同仁、同胞固守原则,不作一味让步,否则最后受伤的可能是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生意负责

张艳阳

诗词引起的“胸闷”

胡中行

到目前为止,我的心肺还算正常,没有发生过真正胸闷的状况。但是因为遇事不快而引起的那种“胸闷”,却是经历过许多次的。其中因诗词所引起的三次“胸闷”,至今想来,还是“胸闷”不已。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后遗症”吧?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前了,那是在去郑州讲学的高铁上,突然感到一阵“胸闷”,是由一条微信引起的。先前,复旦的一位女生打来电话,邀我出任复旦与同济联合举办的“学生诗词大会”决赛的评委。她介绍说,这次比赛只有两个评委,复旦和同济各出一位,需要当场点评,决出胜负。我知道这种评委不好当,但似乎又不得不。考虑再四,还是答应了。那位女生很懂事,在推出广告前把介绍我的部分发我看了,全文是这样的:“复旦评委嘉宾:胡中行老师。主攻中晚唐文学及中国传统诗学,对贾岛及贾岛诗派有着深入研究。同时对古典诗词创作有浓厚兴趣,发表了多首作品。曾为央视《诗词大会》作七律一首:百草梯云上播台,三冬破卷斗诗来。飞燕煮酒英雄醉,清照卷帘沪女魁。细解长征谈意境,常研小雅寄春梅。花香鸟语清风赞,击钵传觞主才来。”

引起“胸闷”的就是那首诗。这样的作品怎么会是我写的呢?我当即打电话给那位女生,问她这首诗的来历。她不出所料地回答,是从某诗词网上找来的。我顿时感到一阵“胸闷”,这样的诗,简直会毁了我一世“英名”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网上另一位“胡中行”所写。人家也是真名实姓,又没侵权什么的。我忽然想起互联网来了,本来还可以对对笔迹辩白辩白,现在好了,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古代常用的不少诗人作品中存在的良莠互现、风格迥异的现象,是不是也是遭遇了“胸闷事件”呢?

第二件事情还是发生在网上。那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王姓博主写的博文,题为“拜师”,说自己写了一首诗:“天教疏钝误前身,梦觉邯郸诗道亲。妙手熔裁通大雅,微言解障出迷津。愿冠北服清平雅,旧曲新声锦绣春。愿捧书囊立师侧,片笺拾得见真淳。”接下来竟说“胡中行先生十分赞许地为我写了一首步韵诗:雍容信是大唐身,赠答相酬转觉亲。旁骛无心循仄道,多师有益望天津。独行潭底律添韵,数息树边冬复春。若许从吟常侧立,书囊未捧见真淳。”这次的“胸闷”程度要比上次厉害,那位王博士所说的他自己写的那首诗,不是我的学生邓婉莹写给我的吗?下面那首也是我写给邓婉莹的步韵诗。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王博主了呢?还说我“十分赞许”!天下竟有这等奇事怪事!看来我也只好一直“胸闷”下去了。

第三件事情也要追溯到好几年前,那次的“胸闷”是最严重的,岂止“胸闷”,简直是“胸痛”了。遥想当年,我应约为召稼楼的秦裕伯纪念馆撰联,秦裕伯是上海城隍。我的对联是这样写的:“生不为臣,三诏辞官归故里;死当卫士,四朝尽职佑申城。”我在下面特地加了说明:“生不为臣,死当卫士,是朱元璋听闻秦裕伯死讯时所说的原话,秦裕伯也因此被封为上海城隍。裕伯生前,朱元璋曾三发诏书迫其为官,终借病推辞而归故里。裕伯为城隍,已历明清民国,至今四朝矣。”后来,听说对联很荣幸地被选中了;再后来,听说已请书法家写好,雕在门前的柱子上了;又后来,收到了稿酬,



为观四姑娘山头披圣洁白纱、身子俊俏挺拔的姿容而去,却同时收获了与马及马主人间的温情。

被誉为“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其实是四座海拔5000米以上连绵不断的山峰。翠柏青松、飞瀑流泉的双桥沟、长坪沟和海子沟似悠长的彩练依偎着四姑娘山。观山就得进沟,游线一般是三沟任选一沟而行,双桥沟可直接坐观光车,海子沟全程都要骑马。我们选取了步行、骑马兼而有之的长坪沟。

长坪沟沟口至沟尾29公里,进得沟口,漫步在木栈道上,和青绿水为伴,与悠闲牛羊对视,是那样惬意。行至枯树滩,路渐渐消失,使得我们停下脚步。这时,三三两两闲散的当地藏民牵着马围拢过来,一番讨价还价后,一队杂色的马队形成了。

我选择了一匹英俊的棕褐色马,牵马的是位不到20岁的小伙。在他的指导下,我左手拉紧马缰绳,左脚套入马镫,右手握住马鞍的后桥翻身上马。面前是一条未知的山路,崎岖、幽深,不禁令我有些忐忑。小伙牵着马,“驾”一声令下,马慢悠悠地朝前走去。阴翳蔽日的山路,地势却较平坦,我随着马前行的节奏,边赏山景边和小伙聊起来。他父母在四姑娘山里做马匹服务已有多年,每到星期天和寒暑假,他有空就来帮忙,为父母分担一些。

不知不觉走了许久。忽然感到身体不停地晃动,低头一看,原本碎石路已被长满青苔的小道所替代,杂草丛生,参差蜿蜒,直达密林深处。随着山势起伏,马放慢了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看着身旁陡坡,人坐在上面似乎随时有被摔下来的感觉。我下意识地挪了挪屁股,马突然浑身一抖好像要冲出去的样子,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还好即刻被小伙喝住。他善意提醒我,全身放松不要怕,身体要和马的走势同步。慢慢地,我适应了马的节奏。走到甘海子附近,我接过小伙手中缰绳,自己掌控马的行进速度,那马时而奋力向上攀登,时而屈蹄朝下探路,小心翼翼跋涉在崎岖山路上。在小伙的悉心指点下,马变得异常温顺,我牵引着它信步于山间小道上,仿佛与这匹棕褐色马合二为一……

经过3小时的骑行,我们到达了此行目的地——木骡子。放眼望去,一片草甸置于雪山环抱之中,参天松柏枝繁叶茂,静静溪水蜿蜒回转,牛羊马群啃着青草,在白云蓝天映衬下,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的雪顶显得格外巍峨圣洁。我跳下马来,轻轻抚摸着它的棕褐色毛发,和小伙道别。

望着远去的背影,我想,我们奔着美景而来,他和他的马往返于此,却是为生计而奔忙,不同目的让彼此相会,有了一次邂逅。人生一甲子,骑马许多次,而这别样的长坪沟骑马,最令我难忘。



岁月如歌 吴自立 画

参加“看上海”旅游,这回来到了苏州吴中区。第二日上午撑着伞冒大雨在木渎古镇山塘街兜了一圈,左顾右盼,却怎么也找不见有名的石家饭店。

石家饭店之所以出名,除了肴饌确实鲜美,更因为于右任的一首诗:“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傍。归舟水淡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诗不见得多么好,却让鲃肺汤一举成名。此事发生在1928年秋(参《于右任之近况》,《时事新报》1928.10.18),十多年后的1943年4月,知堂南下路过苏州,也专程来至石家饭店用餐,却特地叫了一道豆腐汤,留下诗句“多谢石家豆腐汤”,似专门与于唱唱反调。对此,周劭后来在《鲃肺汤》一文中评论道,“周作人究竟是南方的绍兴人,吃惯了浙东滨海的各种鱼类,自然在这方面要优于于右任高明”。又据周氏自述,他早岁曾负笈吴门一年,虽未有机会到木渎石家饭店一尝鲃肺汤滋味,却对此鱼颇感兴趣,曾与苏州友人探讨,结果说是根本没有“鲃”这种鱼,它“应叫做斑针鱼,即是上海海鲜馆较昂贵的石斑鱼”。又正如上海的传统名菜青鱼秃肺以鱼肝为原料,故所谓鲃肺,能吃的部

分当然也是肝而非肺。近偶翻旧报,见到1944年10月28日在沪上小报《海报》上,有署名含凉的“偶得集”专栏,其首篇题为《鲃肺汤》,称于骚心(即于右任)将鲃字写成鮓字,是“看见菜单上这样写,才这样写,并没有加以考据”。他说,当年金鹤望先生见了,曾在《苏州明报》的副刊上给他校

也说鲃肺汤

祝淳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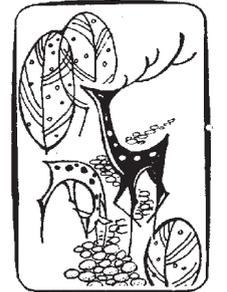
正过”。按金鹤望,即金松岑,又名天翔、天羽,号鹤望,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一书前六回的原作者(后经曾朴修改、续补)。我试着寻觅金氏考证鲃肺汤的原文,惜水平有限,未能如愿。却从1936年9月19日《苏州明报》的“明晶”副刊,查到徐运秋《秋窗小语》,文中提及:“灵岩山石家鲃肺汤,以于中提一诗,名乃大著。今春余杭章师母与诸弟子游山,喜其鱼蔬之美,题诗壁上云:‘驿路何人不下车,石家风味说斑鱼。莼鲈自昔江南美,玉脍金盘恐不如。’”章师母即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并可可知当地人也管

这种鱼叫“斑鱼”的,而周劭文中称斑针鱼,多一字,似不确。又说是石斑鱼,则离真相愈发远了。查《康熙字典》,有《正字通·鱼部》:鲃鱼,形似河鲀而小,背青,有斑文,无鳞,尾不岐,腹白有刺。俗改作鮓。可见称之为斑鱼,估计是因为它背上生有斑纹。又为何称鲃鱼?或许与它的另一特性有关。《食物本草》:“善噉,噉则腹胀大,即一旦遇到威胁,它总是将身体膨胀开来,故称鲃鱼。科学的说法则是,巴鱼(鲃鱼、斑鱼、鮓鱼)就是暗纹东方鲀的幼体,因性腺尚未成熟,故食用相对安全。

含凉,即金松岑弟子、苏州范烟桥先生。他早年间撰写过一篇《吴中食谱》,分上中下三次刊于1926年《红玫瑰》杂志。文中提及吴中(指苏州)“更有两异味,为常人所不易尝到者,一为叭肺汤,一为红烧鳊鲤(鮓)”,前者“在冬春间随处可得”,“他处人并不识其为何物”。此文署名含凉生,却几乎从未有人将之与范烟桥相联系,亦堪为一叹。

回沪后搜索地图,原来木渎镇的石家饭店并不开在山塘街边,而位于明清街181号王家桥小区旁,今已改回原名叙顺楼。

事情也就结束了。问题在于,我始终没有去过召稼楼。隔了好几年,突然接到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说他正在召稼楼,又说正在“欣赏”我所撰写的楹联。蒙他热情,发来了照片。我一看而胸大闷,对联中的“死当卫士”写成了“死当卫士”。一字之差,意思大变,使好端端的对联变得一窍不通。再想想署了我的名字的一窍不通的对联已经在著名景点挂了好几年,能不“胸闷”乃至“胸痛”?



七夕会

骑与长坪沟

江天舒

旅游